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

明 何景明 撰

何子十二篇

嚴治篇第一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寛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

過寛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寛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因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

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斿鸞纓以綵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别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獘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總一海内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頹其紀綱

而決其防限於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於一法立而百偽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末流亂也夫操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綱不振則日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

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於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鷙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罔之而懼其罪者則罪在巳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乎

上作篇第二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敝

承敝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
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
移從來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為敎夫好劒
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致也故明聖
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
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
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諓隷之人
能辨其所好惡然所從違涉者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

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子聞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廉捐恥以附者豈其所為自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於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絀勢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遂邪順私之俗可絶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漢公卿揚雄最號恬於利禄然且為媚作符

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於王叔文之黨夫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為世之恥詬不道於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劘世之所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下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為標矣雖有闒闠必不以其行為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鵠以行賞罰不射矣詈鬼以除病罔不駡矣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闈之限出則有鳴玉之飾寢則有

維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徵累帛加璧以示其子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污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以上之所作耶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法行篇第三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巳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巳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敝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彊者為之撓造作者為之竊法無不敝矣故法不可以有巳也法不以有巳

則上不得賣而下不得請賣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

俟王之宫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

人鷙横之吏豪俠之民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

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以有巳也千金之寳可以

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愛十金反不愛千金

也寄也有所受也巳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

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巳不得與

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怨邀太子車

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闗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馬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於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忍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貴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曰王以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

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之法非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則政寛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逭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愛而與巳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恩雠制毁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鞫之

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蠭起矣夫炎爐適於頑鐵利刃剸于輭毛密網漏于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蝮鷙之吏摶擊之廝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

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篇第四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

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及冒矢以為功也贏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隳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機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機行也故任將者

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舉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舉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

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刼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刼為田單之籍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機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勢成篇第五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于勢乃所以表神威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故勢之濟有四

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謂之藉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為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發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匪彼至我有以致之故塞招亂之門絶濟世之端在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

不能奪也故藉資則無與也賈惠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則無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氓隷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嚮應者彼皆有欲起之心而俟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夫天下之迫禍履危莫過于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為之誠見其禍危迫於此而徼安福於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

得也欲不讐我亦不得也彼我一間固寧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之誅故降李陵深入匈奴畏反國之辱故叛夫叛背至逆節也亡降皆恥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貲之身干之患害之情窘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恥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願亂以三者之狀而值於君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

不自小以成大自寡以造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鏬遏擬偪之漸集内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之萌蘖不生而勢長御之我則天下長安語曰涓涓不塞流為江河綿綿不絶纓為網羅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實篇第六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于内而天下方有奇怪恢偉之事

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橛之虞好馳坂之巧者昧仆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炫目之形接而見背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辨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侯以善備為功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

事而邀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顧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有備者清外而實内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

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盛衰並時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日危也夫好功之

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
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
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
地削重徵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
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
之貨故計民則俘衆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
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於當世而不為省
流禍于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睹顯

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用直篇第七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

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者内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宫庭容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

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懐首領之愛而羣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羣臣有言先指鹿為馬羣臣無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名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詭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于讒人故内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假道于虞而宫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子

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餽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之欲內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爲晉逐宫之竒魯爲齊逐孔子戎爲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知也悅于欲而惑于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茍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

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敵中篇第八

夫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知吾之能逆必反吾情也知

吾之弗能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以實之先參伍我也以聲者下我也以利者市我也此六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以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敵之所忌必飾之使弗覺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弗忌也忌其能明用人也將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士之衆不忌也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敝之同心則有以間之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諭之防之然卒為所圖焉者彼有以揣

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狩者之于獸漁者之於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於其散則無獲必于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之機我餌我者亦猶是也是故有所畏于我者視我以弗畏也有所弗畏者則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行也則必重之以輕其主使我之自忌之也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士之同力始張其勢以解之又出其利以啗之則是道我以刑威也播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

敵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畏項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饌太牢以進進而視之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更饌以草具由是范增逐而項氏亡死東城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予惟恐劓吾之降卒以戰也恐伐吾士大夫百姓之墳墓也燕如其言而敵氣愈奮遂以其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眩于事情而中之者也故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

處敵者能知數者之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燭於先後之間斷於有無之際內絕根株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揣摩者不得其所出而柢捉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機雖巧不施我不會其情雖勞不行故為敵中者蔽在巳也

固權篇第九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偽摹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執於累歲而不能

保一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窺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跡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而路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僕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也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

不敢反也故權在于有所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故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至燕子噲讓國于子之子噲無知者也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服故其受也不固弱子之産不與買惡人以為欺也藉人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為敝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霍光受武帝之權放昌邑夫擁君遷主非細故也巳任之而人不疑者以

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暬也夫權者富貴之藉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之而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也昧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班爵封者遺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勑此皆為世世計者也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勑不效也此其章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日賜矣祠第猶日營矣以鐵版為不毀恃金書為不刋者猶夫前日

也夫欲以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為世世計豈不愚可笑也

處與篇第十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失之故德不在于與也在于處所與處所與在知其所與之人所與在于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人也則濟淫而禍災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當而見輕是故與之擯罪之臣則以為異數而溢望與之寵幸之

臣則以為庸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處與為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幸之臣不易處也數而與之則見顧遇而怙愛遲而與之則見希濶而怨生與之厚則不以為過而忽之與之薄則鄙而少之與之太難則曰吝而誹笑與之太易則曰汎而玩侮與之而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處也夫惠以示親施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翔視而内疑必不親矣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能而自致必不德矣望之而必欲塞求之而必

欲得不與則拂情而隂蓄忌與之則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可不知所制也夫權勢若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飾而富貴者人主之有也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矣富貴者權勢之門名器之具也安可以易與也小人寵幸之人其未有富貴也則必遠權勢而不取畏名器而不干曰吾得富貴厚其身焉耳人主於富貴輕於所有而易所與則不勝其所悔夫富貴得則權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偪上

之形而莫之制矣緣恩而寛忍則禍滋抑按而不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逢其怨而恨積大發之則激其變而事起由是兵車戰於牆内戈戟攢於腹心事成是下賊其上而義紀絶也事敗是上陷其下而恩不終也二者之所來乃積愛之過也夫小人寵倖之人持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叢挾衆附之勢必羣攻之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登高以臨危者疾趨而陟巔不知下平地之可息也向陽而畏熱者疾走而格日不知其就陰之

可爽也故小人謀危以圖安者富貴有以貫之而譙遂之義不明也秦之二世寵於趙高封以萬戸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于内然趙高知其威在巳而以圖二世卒使閻樂弑之於望夷之宫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終遇禍者利害之情變也故富之而有不恩貴之而有不德矣昔者陳恒專國以其君積厚施而得衆遂弑簡公季氏執魯政厚私邑而弱公室乃逐昭公夫二子蒙于主者至厚也甚者見弑而次者見

遂積愛之生害也故盜不以得財而不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忌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矣故驕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審處於富貴之與知非其所當則毋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毋以其憎否之明知其所失則毋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毋溺情而不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敝袴矣周襄則止請隧矣漢文帝則夜收北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否於小權勢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爪牙者則去其羽翼誠

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開而名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者然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於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策術篇第十一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辯智

而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夫事理者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久遠之憂者弭迫切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據有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覩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國者設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據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馳不可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聽陳易覩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遽不詳使人多畏而少慮是故六國之

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胥者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故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幷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

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修仁義而乃稱功利焉擇其所無而尚其所有是故秦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殽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利者謂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熇故仁者可生可殺之

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藉諸侯之車馬以為裝貨諸侯之財幣以為居齎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鋭鈍算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内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説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於似是而莫能可否惑於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奉名獻都要地卒服而入朝于

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詳于策士之罪也於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國先滅夫五國之滅者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相望嘗並帝而敵體故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緩攻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后齊王之后見諸侯之日屠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擾不知秦有所侯而以為厚已乃奉秦益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及至勝后齊相姓名勝音升齊國亡而王建幽于共城共地名保一隅

之衆亡五國之師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譬之五國者鋒也齊則柄也五國者敝也齊則地也此其勢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摧而欲冀柄之無折立見其敝之撤而猶希地之不露蓋長久之術不察而迷於利害之近也建之幽于共齊人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此疾勝后之不明刺賔客之賣國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無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國家哉

心迹篇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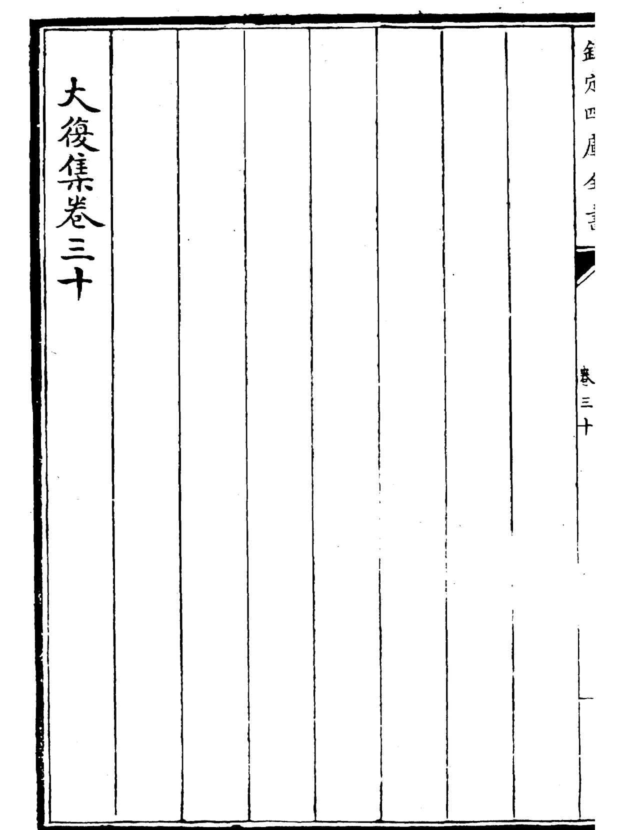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化合變化合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竅係也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故百會於一而殊統於同夫端委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化約而省之以見端委聖哲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弓人之不能矢治人之不能匠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

與指遠何也心不知其意而徒以迹同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五帝不同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並稱王五霸不同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為同也堯之禪虞後世稱焉子噲遜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伯夷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賛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焉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令名田常弒簡公則不能辭弒君之惡周公伐管蔡不為賊兄弟唐太宗殺建成而後世短之凡

此迹若不異然不得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為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茍可以其類者同之是田嘗為武王之行而建成迺管蔡之誅也故以其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量車屨人不視足通其意也

故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劒知草書夫解牛于養生相懸也舞劒于草書至逺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陳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葢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户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髙也地之相去至逺也必

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竅𦗆竅者物之以生者也𦗆者物之以會者也竅𦗆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是故聖人不學而能愚人學之不能直所從者異路也


大復集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沈　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一 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八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一

明 何景明 撰

内篇二十五篇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任任叢怨勿為激激干怒張子璡為御史嘗按治當世鉅重舉奏當世尊顯下弗厲其法而上不咎其言夫天下之事不患其任且激也患其先有意也先有意也任則貪功而悍作激則訐人以自標

罕亡怨怒矣唯亡意也雖多法而寡情人弗以為病也雖徑議而過實人弗以為搆也故悄壑之阻盜賊弗怨虛舟之觸褊心弗怒無意也

何予謂雷守王子曰夫擊與牧異法而柔與能殊情敢曰擊民曰牧遠曰柔邇曰能四者由有治以來莫之能有易也四者之易也弗晰而蒙於情也其弗蒙也移於勢也勢之移也畏以求免屈以求伸辱以求榮是三者心動而其情蒙情蒙而法易矣故縱奸漏枉牧敢也伐

善残弱擊民也親昵而多蓄柔近也疏眇而易威擾遠也由是求免而先畏求伸而先屈求榮而先辱其終謂之晰乎夫法以事起道以身立時而變化從乎其人羿之射也不以遠近要之中的而已矣扁之醫也不以强癠要之對病而已矣夫能中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有所移者蔽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

盛子令太平太平鉅多禁難治何子曰一人百羊無弗

羣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言惡必有善也故君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夫知而好白易遁也剛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已也有已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冦以明也屢罵而童子弗趨不慎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近也然可以出而穽之者有嗜于人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直

則人弗得訾故辨其文異其品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詘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光禄署丞陳子為大谷令吕給事請於何子曰光禄丞也貳而内史也大谷令也長而外吏也丞也令也貳也長也内也外也弗相諳也予曰丞嘗修膳致養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令也養民者也曰大谷何以養也曰和之曰大谷盡鶩也安可以和也曰大谷固盡鶩也將移之乎存之也若移之也用六師弗用令也其用令也

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匊大谷者民也曰和之也不懼縱乎縱難制也曰是順私從暴也夫和之也者剛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緩之馬調也則弗犯駕鷹習也則弗掣鞲和也者非順私從暴也

何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經變也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用無窮也

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為司馬選部郎中為東昌守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從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昌何子曰鄙人曰丐乍富廢飯言創貧也然殉義弗折樹名以自著者貧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也何耶予嘗有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為郎吏言外家河內何子為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為講官言時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苟有志於創貧賤焉則其能皆可以富貴也然而三

子者弗為也夫才者弗憚獨任而志者恥於旅升故致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汚汚者未有不借聖以訾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天下否公議興于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也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任矣御史上子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史有舉其職者上曰怙

威而肆下曰憑勢而凌為御史者不亦難乎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子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主人有使其家監朴僕者僕怨而罵監由是觀之御史誠舉其職有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曰夫今御史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惰賈監亦不以僕怨廢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别淑慝非任喜怒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怨而怒又曷辭哉

張御史言事於朝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天下之衝

也舟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富行貨私作奸勢撓權貨溺度奸敝法御史者剷豪以屈勢平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弊滋大舉而變生故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發者機也捍難者格也能行三者於天下無難矣夫格者力之至也機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之所屈也況豪富行私者乎

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夫將以

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烝烝靡矣司法者怵威而刼于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章久矣履正以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者耶於是法令糾繆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偽吏無何於上下益舞智臨之又安與議於繩墨之間尺寸之内乎夫明法難執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所以集衆心衛大勢也茍可以奪則政弗彊政弗彊則鉅豪免鉅豪免則眇

弱逮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于眇弱是踈天下之心而貶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矇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責法者皆有幽黜則履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有何弗昌乎

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耶又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延安又

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也皁所以受潤也夫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名和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禮義出焉夫飾莫大於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以敦尚可以生息真陽陳子爲鄉舉士積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其物不有湛然不爲潔也闇然不爲隱也皎然不爲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而藿食也

若大享也選于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給事曰夫令非難耶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而啟蔽陳子難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守發視其所蓄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陳其剛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子之處也仕道備矣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侯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也立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夫棟撓輻不撓

棟任衆輻衆任也火燭弗若水鑒火著外水著内也夫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承者敗著内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茸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於為吏耶是故今之為剛者為赫赫者也為明者為皦皦者也赫赫者多咸而寡恵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日弱矣夫用智𧇊而逆治

者彊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也弱病之人彊病之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民異於往也往也𣪚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束薪無弗折矣無察如撤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劉守之擢廬州也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俟調家居累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貧弗任爾予未視治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耶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謁吏部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曰予於漢陽甚感于古今之

官用也古之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績罷不能是故近者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有可賤也賤者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徵發身等居位也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守散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夫若是使才有其地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茍才也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善使也貴者懼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善

使者難于下曰漢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故有貴者不取諸人以自耀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自實也爲漢陽上下者免矣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將以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修以立曰名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達故名非飾標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是故君子于名也思毀于政也思敝于寵也思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譽思敝則圖

經思辱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慼者見曰乃君兹擢予為不懌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暴取凶不改斂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懌景明聞之見鄭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禍人多求親而憤疎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駑駿別刃試堅則

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害難是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予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耶曰執火不燔嚮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為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吏予也

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修曰不廢靡著不興罔立

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失飈櫛密而髮疏是故緩

者不可以舉廢略者不可以週遺明法習文究情察物

子其任乎本貞曰夫柱促而絃絶燭張而蚊至守止以

制行勿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致用莫如藏理

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數焉晝難矣李子曰二子

之言叛予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類乎叛者也仲修之

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修也已李子曰弓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之以應變是以我冒物也冒之不足則必易焉是故以我冒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在我織屨者不量足無廢屨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甞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縣殊夫治而罔脩則任法而情踈脩而罔治則自愛而鮮任任法者必敝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縉紳大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修識遠而高計深亮物而濟務可使秉重居要内贊國經而外格時難今乃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弗足以施溥舉大匪衆望也何景明曰夫蔡子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伸也者弗在高爵榮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志達曰伸志塞曰屈故爵髙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為屈約居卑處而志弗塞不失為伸嚮也一陳而求卑再陳而請病夫屈伸

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末利害斯明自好故周畏不發不以冒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察物不適行義不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者與夫智貴示任貴斷智而弗示則衆疑任而弗斷則中靡是故天以日月垂象人弗敢侮地以山川示險人弗敢踰孟賁狐疑則不若童子之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蠆之必螫夫天下之事示則明斷則立矧司法乎司法者不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

反令匪任蔡子智而不褫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
天下也矧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董正弼
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網弛曰緩目數曰
急闇則納愚深則蔽怨緩則縱枉急則矯直四者司法
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而守易立嚴而行寬詳則弗遺
易則弗害嚴則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四德德以司
法又何過焉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温爲進士二年補丹陽令吕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子曰何以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久試志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久思仕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則也事權弗歸曰尸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舉其政事相歸蒞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賈人之有牛不如庖

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夫行矣皇邮盡瘁如或弗行燕息又安肆焉故子喜丹陽者志行也東子曰子言善矣弗曰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淫夫

行人之所必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必悅是謂忘利故順上獲譽弗為也逆彊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辱希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丹陽能之何子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詘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治備矣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山狐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予聞茅柔而人籍人澤下而水

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郤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友郃子曰予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責人心感諷喻

勸說民聽貌治民曰敎無已緩乎曰子思曰修道曰敎夫飾行爲修由理爲道成訓爲敎是故標立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故儀刑聲聞莫如敎夫吏不紀則民俗濫政不則則下志淫敎者紀濫俗而則淫志之務也上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下親親不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廣其動微其聞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擒麛不射宿羽毛不成不登俎斧斤以時畧目四寸故山澤之畜蕃殖聖人之禮其物

若此也況其民乎今天下吏治弱者靡矣强者恃其刑罰摶裂抗割之而已獮其民甚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木又安有禮乎故曰不知教其行飭其理率其訓立古之教也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葉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於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始有侍郎宏再有參政寛再有運使鈍再有知縣欽至文楨為樂清簿文楨與襄王拱之棐牛道徵及景明皆有姻

舊往慶文楨文楨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芳矧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何以教也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良冶之子不失為裘若嗣宦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為休光道徵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媢易見也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失其弓矣良冶之子不失為裘失其冶矣故盖愆為易而光烈為難于將勿

忽其易以圖其難焉爾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焦氏稱於文達公蓋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禎曰三子之言教之矣

大梁張德充例為周府引禮舍人何子曰夫化必觀世行必矯俗要其本源委於末流故良法既敝則美意或幾乎息矣今天下用士科貢興而孝廉賢良之舉廢科貢於孝廉賢良遠矣而人尚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縉

紳之徒弗道焉此何以哉或曰科貢者其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曰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故觀世以化者存乎上矯俗之行在其人焉爾夫使富者得官貧者得財上急國用下紓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厲職又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藉勢而遂身是末流之敝也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相如以貲為郎而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貶相如之名不以貲郎賤故意美者不論法

嗜修者不論資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者欲也古之則貞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身之凝也夭者物之役也貞人能不用神耶能不怵物耶得寶而愛者不計藏而待其自敝則無敝日計藏焉使其無敝則敝嬰兒日啼而咽弗嗄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其握也日視而目

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至而知者神過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

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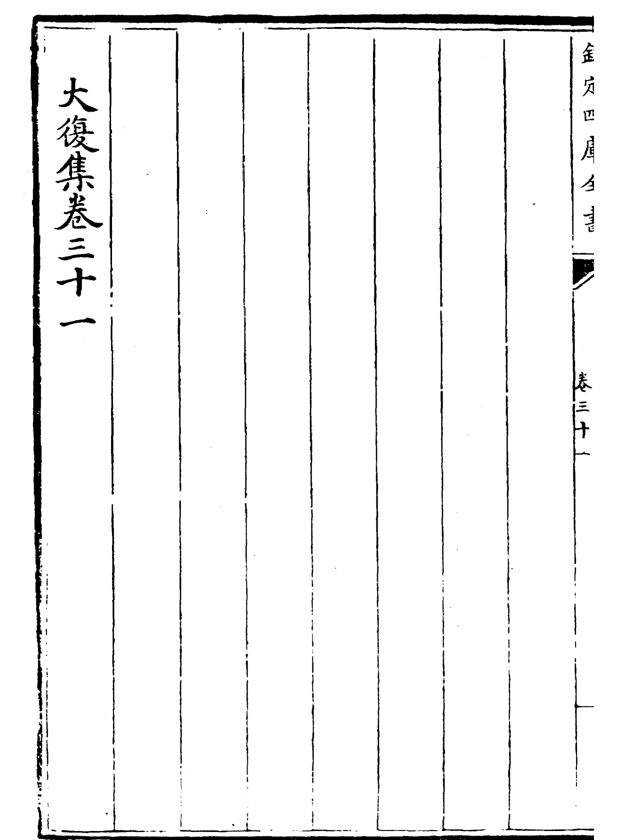
何子覩河南癸酉同年會録曰録也序年列名凡以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久遠其事者非諸子所共志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于學弗萬人巳爾集于試弗千人巳爾然名于録者八十人焉爾矣較之亦希罕曠絶之遇也其事何可以不昭著久遠耶夫身至眇也然且弗百年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也榮勢往來若流光易絶

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圖以弗朽滅也乃有在于形勢地位之外者乎夫至明者義也至永者名也踈利而義集義孚而名成是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也性内也壽弗長夭弗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何予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釐三卷皆精實確乎可以昭逖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愼憲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揆慮緖思幽微章矣徹遠以代敬律古以格俗

標準見矣故單辭寡倫無以究賾指衆不一無以合方
利近遺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
存乎心明而變之存乎識夫詩之難言也獨言者難耶
而知言者鮮矣
大學士靳公有庵曰戒庵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之
隙也而風入之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戎興意者身之
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始而事必有紀惟先也
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而弗一也則多畏而慮不周矣

室有關矢有機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也關在門也矢之有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關在門故室而冦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匱也抑之詩曰慎爾出話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言戒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也故放之六合而準旁于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參天地而賛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何子讀韓子書律呂直解叙曰夫神理之弗著其噐數
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噐數下下也由後世以
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所達哉是故聖人得一
而知萬知者知萬以得一談一者虛而寡用談萬者廣
而莫歸要之以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之間者氣也
制而利則曰噐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氣之宰也是故
噐數詳則神理日明神理明則天下之事得矣



大復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九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二

明 何景明 撰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奏為應詔陳言治安事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勑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聖顔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聖心感悟

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無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畨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嘗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令復處之宴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

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
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理必然
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
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無以民生已困
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
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
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内外附固長久之道
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内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

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邉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陛下何不一如言者所議早示聽斷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厦細旃之上異端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陛下尤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

旨事乃寖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决是非直陳利害

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取阿上裁則制

度不廢功實不繆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

賄干進無恥取容者併為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著俊

則名節明而仕不茍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寛

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

祇在聖躬夫言茍切心何畏逆耳陛下若以章奏繁委

瀆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名集侍從尊卑之

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説利弊開道禍福指斥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虚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於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雊雉之異是臻

嘉靖之效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内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多哉臣草茅微杀蒙先朝甄育陛下復收起於廢黜之餘恩德至厚嘗欲以言圖報恐干出位之咎然臣之懷誠積慮久矣乃今躬逢聖明開奬言路千載一時何忍容默用是昧死上陳伏望皇上亮臣愚悃曲賜矜納不勝幸甚

上冢宰許公書

中書舍人何某頓首上書冢宰許公下執事某誠至愚

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飾名節砥礪廉恥之士清議攸與羣望景附鄉部末進實亦私忭迺者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繆究人事考變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昧諒明公之所必憂也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實惟明公之責是明公雖欲無憂不可得已頃者聞權閹多干明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

謂宜少自貶以為容夫自貶以為容者患失者之所為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寮堅立萬仞者而為此乎某於明公素未伏謁然慕義甚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為明公畫二策惟明公之自擇焉一曰守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貶以求容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為不容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頹靡于當時流聲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貶不容則頹靡益恣聲烈且敗益少而

損者多二者曷重曷輕惟明公之自擇焉昔者子貢謂孔子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貶乎孔子曰良農能稼不能為穡良匠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賜爾不務脩道而務為容爾志不遠矣由是觀之士而未祿尚不可為容況位冡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乎而何以為府官之地天下之望乎今時匹夫女子咸知太息用以為慰者以有明公在位望明公深惟保重某積懷甚久不敢輕造門

下謹遣家人持書托閽者通焉幸明公賜察不即叱責

上楊邃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絏是故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

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毁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無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枉之恥處近執莫靡之勇在野有免罝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迕同黨交搆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邅延無已固其自

取而尊達至為不恱搢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鞫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歴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髙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虐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羣務為蔽闇而忌太白故

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己振起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若讐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權司統均之任奬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況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間於人言猶

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敢徑達雖有欝壹何由少白

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

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

清閭閻之下曰陽不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

害我也夫學校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

知之衆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

言傳訛昧形議影羣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

雷同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

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爲之哉昔孔融鶚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責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糜卒無一爲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

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懌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形勞心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顔色退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久弗見出昨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識非末進可窺然竊以為未安也近河南盗賊日益横起山東士卒經年露暴國有强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繆市令

不行勢急燔溺獨恃明公拯救爾未宜閉户無聞在家不知迺復棄而引去益非明公所以後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事定然後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完名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責重望深任利害而當毁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在幼殷人動摇名公告老公旦非之明公亦宜恍時悲人畧疑忌之嫌捐顧愛之念覽名公之迹體公旦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内有

制事無違逆覽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成於壞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畏覩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內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蔽於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剴切之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喻以同難之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馬不為不可也若必惡汚就潔見危圖全不惟觖天下之望亦不能免當

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耳亦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故表盎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贊義夫從遹者也某在家五歲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棄之餘舉之下吏之列覩事激中既不能明諍於朝於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輔不逮實甚恥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腸腹惟明公采覽無繆於古大臣出處之義

與侯都閫書

侯都閫足下僕鄙薄於取與則甚謹而不敢苟足下前所惠牙筋并梳受之實非所欲初見來价道慇勤甚懇恐拒盛意故不復辭及途始知足下禮意甚哀凡物以表恭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受之苟儀不及物君子弗屑也僕不敢以君子自號然不義之物受竊不安請以元封識返之幸不多怪借妄敢呈一辭于足下僕自貴州抵雲南行陸四閱月車怠馬煩欲圖少逸故來就汞

寧之舟耳又聞霑益至永寧傳舍衛戍廝皆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廝隸之役僕懼逞王命不即飭行李當時藩司諸公皆以足下當西路能禮往来士大夫爲僕慰由是僕之西行遂果及歷烏撒黑張阿容摩尼之地冒赤水之炎犯雪山之寒入倒馬關箐霧雨連旬不開竟日無人行廝蕪寒蔓猿泣鬼嘯思之令人神竦又羅畀出沒刼畧於道前後繼聞誠非人所居者僕始悔是行然望永寧則如歸以其有足下在也及抵界殊自慶其

出夷寇而至大境目若開而明者去城不數里則寥然無一人出迎僕以足下主是亦必出郊而城門咫尺之地不能屈足下車馬及館處至夜愈益不通問遂為盜所輕僕意足下素稱能禮士大夫者豈以僕不足齒于士大夫之行與抑足下所禮者皆要路顯赫而僕非其流與足下宜不如是之汙也僕不足言所執者王命也足下王臣也以王臣而恭王命不當乎何乃坐視其困而使之遲王命也凡禮之交際来有迎去有餞在王土

者尤不可缺始而不肯枉迎足下託以他出其不枉送其亦他出乎若有他出為行者可也足下位尊恐屈官不出令麾下一出烏乎不可何使之寂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夫之故為累足下遂簡僕耶然足下為天子捍衛遠人使行不拾遺居者安堵其職也乃致盜入公署偷天子使臣之物是僕累足下亦足下累僕耶古人有我心則慰之詩非僕所敢希于足下也足下又以僕欲讓衛官故衛官不來見夫僕之隷役供具皆衛官所

當承者今倨然侈然不與僕接足下又從而為之辭則衛官之簡僕固端於足下矣蓋君子之待人以義不以利害以情不以顯晦足下於二者不知察而人稱其能禮士大夫何也昔葉公好龍几杖門戶皆手畫龍形一日有龍下于庭葉公驚且走曰吾非好真龍也足下之禮士大夫無乃葉公之好龍與抑如僕前顯晦利害之說與足下審之僕願以君子成足下盜一事望足下留心僕誠亦累足下也僭妄盡所欲言甚得罪乞亮而恕

之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税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壘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畮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巳鑒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

竭智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寛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
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内無存變之卹而外無
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澤者
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
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
寇盜之憂此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
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籤索
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枲氂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

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絺綌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斂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黄河之役築城脩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累糧數百里死者巳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刼畧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倉

稟木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啟豪强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秖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曽不得見穅秕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曽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兎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湿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封其股肉終

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與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與甯兵備書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耶僕自愧身處閭閻之内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蔑矣更狡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沮無怪乎勢之難也

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見之私畧其所齊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泛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上而求懐於民特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于偉哲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不遺志遠而名不泒令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于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

之者矣執事何以得此耶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闒茸藉貴于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擴華要以自利爾急則憚害而罕任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有事司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舍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

隤其家聲以累太史夫夫陵實國士不能勇于一日之死而欲幸望於不世之圖卒之老於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于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俊樹立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于偉掊不恒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圖之

與何粹夫書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

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茍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内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滯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濵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

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
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
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
論精識周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超於尺寸之外可
以參賾濟務昭遠明微盖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
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
觀何也夫徇時就功世不能罷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
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罷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

文故篕簹之罷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蒦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于文罷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藴之素矣僕恃知愛輙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李空同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

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逖德程鈌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迷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謌謌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謌謌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質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

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

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若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幔讀之若揺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詞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閒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剜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

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并稱能言何也辭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

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棿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

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来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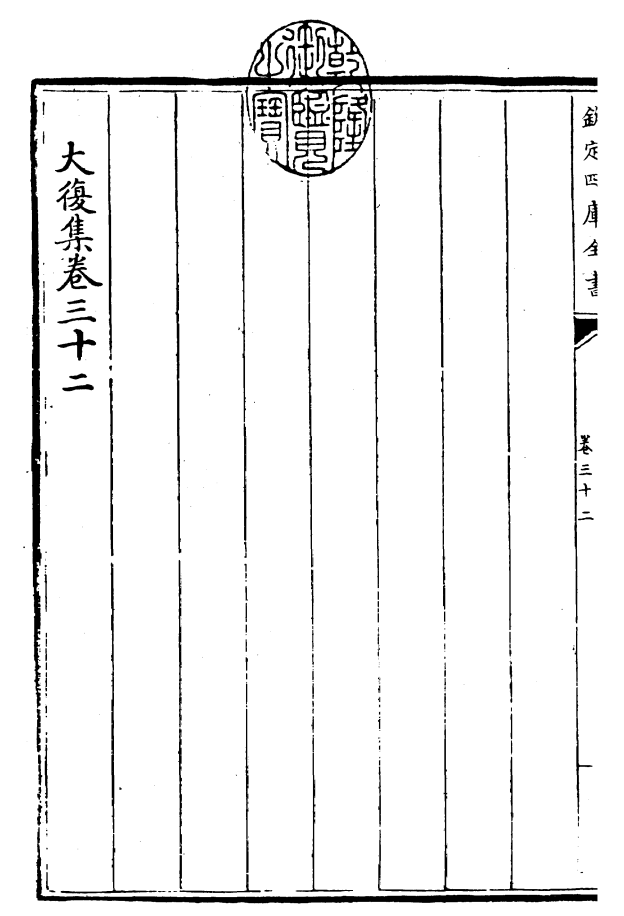
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北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與李中丞書

自奉岳州顔色澧州書問今十餘年來矣執事名位日起内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寔門項者又辱封書之貺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覩執事疏奏條布舉措興革濟務之功格俗之化蓋次第具矣天

其猶有活中土人意耶僕觀比日之事大率上多取容而下多憤激譬之天下之勢病弱者也非一藥可療容者養患以待亡激者速禍而無補故非得大國醫使成專任久試之効何以救危困也夫古之人學道以為巳也學官以為人也其心一也道無為巳之德而官無為人之澤所從學者異也中者聖之則也正者人之矩也中正者易之體用也不容不激維中維正舍執事吾誰從乎夫樞機得人重於方鎮謂樞機約旋而博被也事

勢有不然者矣上治則視樞機上忽則視方鎮樞機之地先君方鎮之地先民故方鎮者地遠而官尊地遠官尊則力可抗而權倖之威弗易及也即使執事入參樞機恐無所容其巧力而不可一日居不如在方鎮之猶獲志也僕之所望者惟得專任久試乃中土之幸瑣言鄙慮無足采者幸垂省覽復誨不宣



大復集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沈智